

擺彝的生活文化

江應樑著

中華書局印行

自序

我從事擺彝的考察研究，始於民國二十六年，不過，對於擺彝這種邊民，却是自幼便有多少斷殘零碎的見聞的。我是出生在昆明的廣西人，廣西的老家鄰近，散居着不少僮人儂人，祖父父親宦遊雲南，也曾到過若干有擺彝或與擺彝同族的沙人儂人等的散居縣區，因是，我自幼便習聞長輩們談到這些邊民的特殊風俗習尚，這在我幼年的記憶中，是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稍長後，從載籍中使我對邊民由好奇進而想求到了解，這樣直到大學畢業，雖然我讀的是歷史而且偏重中國民族史，但却不敢把自幼所習知而久欲明白其究竟的西南邊疆民族來作追求的對象，原因是從書本上所得到的西南民族知識，可以說是愈多涉獵而愈攪不清，始終理不出一個頭緒來。民國二十五年考入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終仍以「西南民族」作研究專題，這又由於中山大學研究院的文科研究所，積十餘年之時間，經國內名教授學者的倡導經營，對民族學 (Ethnology) 及人類學 (Anthropology)，有濃厚的研究空氣與這方面的成就，他們對邊疆民族尤其是民俗學 (Folklore) 的研究方法比較進步，從田野工作 (Field Work) 中尋取新的材料，來澄清過去書本上的紛歧錯誤記載。我傾心於這種新的研究方法，所以便決定把我的學問對象，集中到這一個小圈子裏。

這一個決定，想不到也就決定了我十餘年——也許是終身學術研究的對象，由於我生長在西南邊區，滇粵桂境內親族師友很多，要研究這區域內的實際問題，在地利與人和方面即佔了便宜；由於幾次田野工作的經驗，我自己覺得不僅感到濃厚的興趣，而且對於民族調查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技能，尙差強可以應付，而整年生活於蠻荒中，數十天在馬背上翻山越嶺，跟邊地彝胞吃沒有油鹽的「包谷巴巴」，對於身體却從未發生過不舒適的感覺；更巧的是八年的抗戰，使大家都隨着浪潮轉進了西南後方，得到就近研究的機會，於是積年累月，我的書櫥中散亂地堆滿了西南邊民的研究材料，和邊地採集得的民俗品，還有上千幀從邊疆拍得的照片。

在我考察擺彝之前，二十五年冬，曾到粵北徕山考察，二十六年春，又深入海南島五指山作黎苗考察；同年夏，雲南省政府與中山大學研究院聯合派我爲雲南邊疆民族考察專員，第一度考察地點是滇西自大理以下迄騰龍沿邊地，這正是一個主要的擺彝集居區。我於七月自廣州入滇，先考察了昆明四鄉的彝人，然後留下我妻玉麟在昆明爲我搜集書本上的資料（時玉麟工作於雲南大學圖書館），我便一人一僕投進荒蠻的邊區，這時滇緬公路尙未修築，昆明西行的公路可以通到大理，自大理以下便以馬代步，經漾濞、永平，過瀾滄江，至保山，過怒江，到龍陵，便踏進了自幼習知的擺彝區域——芒市土司地。

自從滇緬公路暢通以後，國人對於芒市遮放這兩個土司地及其境內的擺彝人，已不感到生疏。但在這以前，這一帶邊地和內域是非常隔閡的，彝人不輕易走入內地，漢人之入該區者，謂之「走彝方」，是一種冒險的生涯。至若政府的官吏（設治局長禁烟委員等類），土司彝民是視之如仇寇比之作虎狼的，要在邊區作學術調查工作，不能走政府路綫，而是要取得土司的信仰合作。當時芒市土司代辦方克光君，是一個有作爲而頭腦清楚的邊地領袖，我到龍陵後知道了這些內情，便收拾起政府遣派的名義寫了一封私函給芒市土司，說明我不是官不是委員，是爲學術考察而來。兩天後，方君果然派了專人來歡迎我，我到芒市土司署中住未幾天，從行爲上他們證實了我果然不是所習見的漢官委員，於是把我引爲知交，對我無所隱瞞，我便展開了我的調查工作，順利、暢快，由芒市而遮放、猛卯、隴川、干崖、蓋達、南甸；這些土司都是互爲姻親，有事互相關照，因而我所到之處便都猶如故舊。——我很慚愧，每到一個土司境，少則留住十日，多則一個月，受各土司人民的熱烈招待，臨走，還送了我許多民俗品（土人的製作物，衣裙、用具、宗教用品；這些物件，後來一半送給雲南民教館，一半送給中山大學研究院，並曾在昆明廣州公開展覽過），正如俗語說的，喝了酒還有帶着走的肉，已經有些面愧了，然而各土司寫贈我留爲紀念的彝文字幅，都不約而同的把「不貪污」「不苟取」這類的話來譽我，這使我理解不到一向到邊區的政府官員，對彝

民是如何的作爲，以致在邊區留下這樣一句口頭禪：「委員下鄉，百姓遭殃！」

二十七年五月回到廣州，在敵機的轟炸下寫成了「雲南西部擺彝研究」一書，這可以說是本書的第一度初稿，由這部書稿，換得了教育部一張碩士學位的證書，換得了中英庚款兩年的資助，指定我繼續研究雲南擺彝民族，我便又在八月裏再回到昆明。

這時的昆明，已經成爲戰時文化的大後方，若干大學遷滇，學者們羣集昆明，中央振濟委員會在這時組織了一個滇西邊地考察團，目的在尋一個可供移民墾殖的邊區，由林孟工先生任團長，邀請了許多對邊疆有研究興趣的大學教授參加，如北大的孫雲鑄張錫禔兩教授調查地質，清華的李景漢教授調查社會，張印堂教授調查地理，李繼侗教授調查植物，北平研究院動物研究所的所長陸鼎恆先生調查動物，我也應邀參加，負民族調查之責；這時滇緬公路開始修通，由西南運輸處供給兩部專車，沿公路到了芒市、遮放、猛卯、隴川，出國至臘戍、瓦城而返。這一度補充了我上次考察未獲得的另一些資料，寫成「滇西擺彝的現實生活」一稿，這算是本書的第二度改寫稿，這部原稿，本已於二十九年交給國立編譯館付印，原書附有照片百餘幀，當時該館因新遷來渝，印刷不便，擬抽去照片只印文字，我則認爲如不附圖，寧可不印，因是便一擱至今，渺無音訊。

之後，我回到中山大學教書，擔任中國民族史和西南民族研究兩門功課，時中大已遷

滇，兩年內我曾率領學生考察過激江、昆明、路南、嵩明等地的彝人。二十九年中大還回粵北，我便入川任教中央政校邊政專修科。三十年春隻身入大小涼山考察獨立羅羅 (Independent Lolo)，由峨邊入涼山，出抵雷波，溯金沙江考察滇東各地，入貴州，轉昆明，再沿滇緬鐵路綫調查了順寧、雲縣、耿馬、孟定一帶的擺彝。三十一年春自孟定回抵保山，五月四日的中午正伏案整理資料，十幾架敵機在無警報無戒備情況下狂炸保山，我和玉麟並長女漪漪避在一個短牆下，讓炸彈爆炸於四週而未受到傷害，踏着斷垣，跨過死屍，衝着火光逃出了保山城，得朋友開車來接應，安返昆明。惟這一次孟定耿馬一帶所得的資料，便全部損失於炸彈下。

受了這一度的驚恐，我對於邊疆考察的興趣並未減低，尤其關於擺彝的調查，我已完成了一部份工作，這時還有一個願望是考察思普沿邊的十二版納地，因為今日擺彝的主要集居區，一是滇西的騰龍沿邊，我曾兩次到過，再是耿馬孟定一帶，我也曾經到過，雖然材料失落，但印象總還有，此外則思普沿邊的十二版納，即元明時的車里宣慰土司地，是擺彝的大本營，民間保有的生活形態，較上兩地更為原始，我若能到此一帶地作一度考察，則我的擺彝研究，可不必再冠以「西部」兩字，而可寫一本整體的雲南擺彝了。

這時我任教於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校裏是無能力助我完成這個願望的。卅二年秋，

雲南省政府欲從事改革邊疆行政，成立了一個邊疆行政設計委員會，擬對全省邊疆先作一番調查研究工作，然後製為改革方案，作施政張本，當局約我主持這個新機構，我覺得這雖是一個政府機關，但有着濃厚的學術意味，對我考察十二版納擺弄的願望，或可藉此完成，所以我便毅然離開學校，轉任了這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我盡力使這一機構學術化，在研究調查上和各大學、學術機關、學者們發生着聯繫，邀約了許多同道並邊地青年到會裏工作。兩年間，藉官方徵集材料之方便，我為雲南省政府寫了幾個邊區開發方案，雲南邊疆概況等小冊（均已由該會出版）。二十四年我提出了考察十二版納的計劃，當局善意為我籌謀，若以考察名義派我入邊居住一年，約計費用須十萬元以上（那時一千萬約值黃金五十兩），省政府尚無此項公款可支用，如我真想要入邊，莫若去做一任邊地縣長，既可實驗我的治邊理想，也可達到我的考察願望。於是，在三十四年的七月裏，我真的以車里縣長的名義而走入十二版納的擺弄羣中了。

邊地的縣長，是吸血蟲，是嚼人骨頭的豹子，邊民對漢官，表面敬畏，背地都稱之為狗；在邊區，你可以聽到邊民三日夜不絕口數說他們縣長的罪行，但若果真要調換他們咀咒着的縣長，他們又必一致的懇切挽留，這你不必奇怪，據邊民自己的解釋：任他怎樣貪婪的縣長，在任久了，官囊已豐，刮削自可稍緩，或者還可以吃吃不盡的骨頭吐一點出來買好人

民，若換一個新官，垂囊而來，有如餓虎，人民更無贖類了。在這種情形下去做邊地縣長，要取信於民而達到學術考察的目的，確是一樁矛盾的事。我到邊地後確立了一個政策：準備留住邊區兩年，第一年做收拾民心的工作，使邊民都把我當朋友，不要以狗或餓虎視我，第二年始利用此種關係做有系統的考察工作。在思普沿邊的擺彝區中，壓榨擄索之事是層層而下的，上級機關派來的委員向縣長需索旅費（最好是換作金子方便攜帶），縣長便轉命之各土司（這其中縣長當然可以順便撈一筆），土司轉命之各頭人（這其中土司當然也有好處），頭人轉派之村寨各擺彝和四山的各族彝人（這其中各頭人自不會輕易放棄了本身的利益），所以實際被壓榨的還是老百姓，若能消滅第一層的壓力，則中間諸層無所藉口，人民的負擔自然會減輕了。所以在邊區要收買民心並不很困難，只要做縣長的本身不要錢，便可袒護着人民拒絕這些無恥委員們的擄索，只須經過三兩個委員蒞縣而人民不見有照例派款這回事，大家對縣長便奉之如父母了。好在我做縣長並未花本錢，我不必對上級打點送禮，我自己不授人以柄，所以我敢袒護着人民捕捉吸血蟲和打豹子。這樣不到半年，擺彝們果然都成了我的朋友了。我私心竊喜邊事大有可為，我要提前展開我的學術考察工作。

不幸我一生最大的悲痛事却在這時降臨了，十六年愛患相共，對我的學問事業薰陶鼓勵勝於師長的元室周玉麟女士，在我到車里八個月時，她却病逝昆明了。我接到噩耗，便丟下

縣印，趕二十一天的馬站往返昆明，什麼都完了，我將毀滅一切，我要把我十餘年來搜集的資料，寫作的稿件，全都毀滅掉。

我的生命在死的狀態中度過了將近一年，三十六年春和厚生結婚，看着三個孩子又有了慈母，又得到了溫暖，我枯殘的身心便又漸復甦起來，厚生鼓勵我不要毀滅十餘年的研究，因而我回到我自己研究西南民族發祥地的廣州，在師友的切磋下，重又翻開了舊稿，根據了舊寫兩書的原稿，再加入車里八個月所得的資料，寫成了這一部「擺葬的生活文化」。

對這本書我有着大不滿意的幾點：

一、內容距我的寫作計劃太遠，預擬的好多項目，由於材料的不完整而刪除，最大的原因便是十二版納的資料太殘缺了。當我初到車里時，我驚喜這一個區域內資料之豐富，民間生活保有的原始形態，車里土司署存藏的歷史事物與記載（彝文書籍），也遠非其他土司地所可比擬，我預計在這裏可以搜羅到的資料，將可超過過去十年內所得者；雖然我也曾藉着職務上的方便，遍歷車里全境，遠至緬甸、暹羅、越南沿邊，也曾到佛海、南嶠境內觀察過，但究竟尚未作有系統的調查，爲着玉麟的死，我惶惶離開邊區，放棄了一切計劃，現在來寫這部書，便處處感到十二版納所得資料的不足與零碎。

二、理想的邊疆民族考察著作，應當包括文化人類學與體質人類學兩方面的研究，本書

限於自己的能力和儀器的缺乏，只能單純記載生活文化方面，就是這單方面的研究，也殘缺得很，例如語言一章，我對這方面的訓練還不够，天分又很低（若干發音我無法讀得正確，所以錄音也就不免含混），這項資料當我搜集時最爲吃力，而結果在本書中只能以聊備一格視之。

三、兩度的騰龍沿邊考察，一度到孟定耿馬，八個月住在車里，都是單人匹馬的工作，沒有一個同道或一個助手，在車里雖然約了兩個自己在大學裏親自訓練過的學生去，但也只能做點戶口調查及生活訪問等工作，對於這範圍廣大的民族研究，以一個人單獨的力量去做，豈僅掛一漏萬而已。

四、本書雖經十二年長時間的調查研究，三度易稿而始成，但第三度寫稿時，玉麟死亡給我的創痛尚未平復，每翻開一頁舊稿，一束資料，都有她的手筆遺跡在上，常致擱筆悲嘆！更兼一方面要教課，另方面要應付一些零星的文債，而居此第一級物價的廣州，不能不受生活的打擾，因之，文章的粗疏草率，實無辭以自解，但却又不願意多加修整。

不過，我却又很珍重這部稿子，因爲牠不僅是我十餘年入彝區，走邊疆，在蠻烟瘴雨中點滴積蓄的成績，而且是對元室玉麟一生爲着我而受苦難以至於死亡的一個紀念。十年前從事西南民族研究的朋輩，大家都苦於沒有機會深入邊區去實際工作，由於抗戰使大家都遷到

西南邊省，遂了好多有志者的實地研究心願，這一個邊疆的學術寶庫，十年內被發掘者不少，只可惜除了散碎見於刊物報章上的零星報導外，有系統的學術性著作，迄今出版者不過二三種，關於台族的研究，三十年前西方學者已有著作出版，而我們，自己國境內的一種重要邊民，到今天仍沒有一個全面的研究。這本書的內容雖然敷淺，但材料却完全是直接從邊區中搜集得來，沒有因襲前人的書本記載，沒有鈔錄他人的轉手材料，這一點，或者可以少表現出擺弄的真實面貌，至少，也可以從這書裏找到一些第一手的直接資料。

抗戰初期出入於西南邊區，結識了許多熱情的邊疆人士，他們都爲着政府對邊疆設施的荒謬，並感於邊疆的危機日深，常發出悲憤的呼籲，每遇這種情形，我都很沉着地安慰他們，認爲事態並不悲觀，期以十年的時光，相信國家對邊民的文化 and 邊疆的開發準會有多少效果的。十年了，邊疆的荒蕪與邊民的苦難，與十年前並無不同之處，而層出不窮的邊疆動亂，使我人對國家民族的萎靡不振抱着隱憂。就我個人言，雖生活上遭遇了重大的波動，但對這一研究興趣却仍未減低，且更有着野心想再進入邊疆作一個長時期的居留，然後，或者可以寫得出一本較滿人意的擺弄研究或其他西南民族論著。

三十七年六月應樑自序於廣州。

擺彝的生活文化

目錄

序

第一章 雲南邊民與擺彝

雲南境內之邊民 擺彝及其族屬 擺彝與僂 擺彝與百越民族 濮與百濮 現時的擺彝區域

一五

第二章 人口分佈及地理環境

雲南邊民分佈之一般狀況 擺彝的人口及分佈地 兩個擺彝集居區 擺彝集居區的地理特徵

五八

第三章 擺彝的政治組織——土司制度

雲南土司建置沿革 擺彝土司之過去與現在 土司之行政組織 土司及貴族階級之

八九

生活 土司職位的承襲

第四章 經濟生產與消費……………一二九

土地制度 人民對土司的經濟負擔 農耕技能與農產品 農村副業 個人的財富與

消費

第五章 生活習俗……………一六二

習性 居室 飲食 服飾 文身與墨齒 婚姻——戀愛，結婚，離婚 生育 疾病

喪葬 娛樂

第六章 家庭與家族……………二〇八

家庭組織 姓氏及命名 宗族與親屬 宗法及承嗣

第七章 宗教與巫術……………二二七

普遍的崇拜佛教 佛寺 僧侶 經典 宗教集會 宗教派別 神祕的巫術傳說 邪
魔的禁治

第八章 語言及文字……………二六三

通行區域及特徵 單語舉例 語句構造 擺葬文字

第九章 教育……………二八〇

擺葬的固有教育 私塾與家館 新式教育之始 省立邊地小學 抗戰後期的邊區教育 擺葬教育的展望

第十章 結論……………二九五

插圖 目錄

雲南境內擺葬分佈略圖(頁一五) 僑人(一六) 民家(一七) 保僱(一九) 僮僮(一九)
苗人(一九) 擺葬(二〇) 芒市平原(七五) 南甸土司所寫漢葬文(一一五) 打穀
(二四〇) 擺葬婦女織布(一四七) 瑞麗江上之大竹橋(一四七) 織錦花紋(一四八) 街
期市場中售物之擺葬(一五一) 趕街擺葬吃飯(一五一) 思普沿邊的擺葬住宅(一六六)
南甸的擺葬住宅(一六六) 十二版納境內的擺葬婦女裝束(一七三) 芒市擺葬婦女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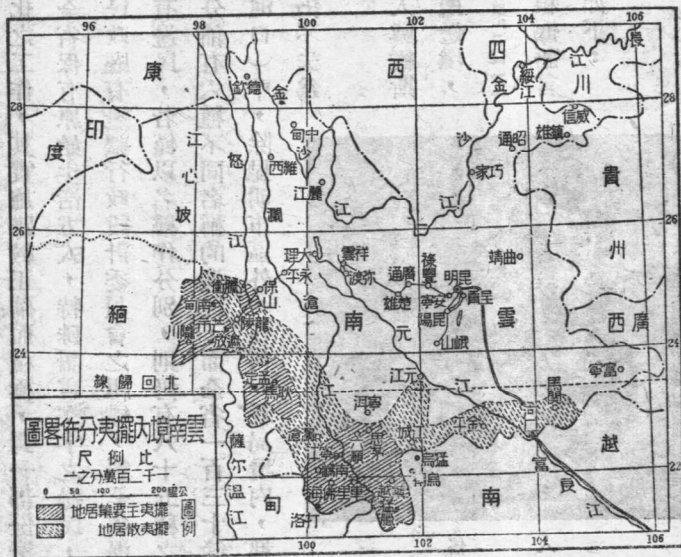
東(一七四) 猛卯擺葬婦女裝束(一七四) 紋身擺葬(一七七) 象腳鼓(一九五) 擺葬樂舞(二〇〇) 南部擺葬佛寺(二三〇) 西部擺葬佛寺(二三一) 擺葬佛寺中之大佛像(二三二) 大金佛塔(二三二) 擺葬和尚(二三四) 佛經及裝幀(二三九) 歹捏文譯儒林外史之一頁(二七六) 歹勒文譯孫中山先生之遺囑(二七七)

擺彝的生活文化

第一章 雲南邊民與擺彝

一 雲南境內之邊民

雲南號稱邊民複雜之省區，自漢魏以來的史冊中，便多有關於雲南境內邊民的記載。元明兩代，內地人民大量移殖於滇境，迄於清末，數百年經營同化，但境內邊民種屬並未因以減少，且更分化為多種系屬名稱。據清阮元修雲南通誌，所記全省邊民種類，其數達一百四十一種之多〔一〕，此種記載，雖非人種或族屬之分類，僅係邊民部落或支派名稱的彙集，但其名稱能達一百四十一種之多，亦足概見雲南境內邊民複雜的情形。



形。民國以來，政府對開發邊疆啓發邊民文化之工作，其實施雖較正確而積極，對一部份邊民之生活，雖亦能逐漸改變其原始形態，但全省保有原始生活方式，特殊語言文字之邊民，仍隨處皆有之。民國三十四年，雲南省政府民政廳有邊疆行政設計委員會之組織，對全省邊民曾作過一度有系統之調查，結果知全境現有邊民，若僅以名稱作分別，則仍有八十五種之多〔二〕；就以省會的昆明區而言，在四鄉即分佈有六種不同名稱的邊民，而全省一百三十餘市、縣、局（設治局）、區（對汎督辦區如河口）中，除昆明市區外，任何一縣局境內，都有二種或多種邊民分佈，此可見雲南在今日仍不失爲一邊民複雜之省區。

對雲南境內邊民作科學的分類，始於英人戴維斯（H. R. Davies）。戴氏於光緒末年旅行於雲南邊境，公元一九零九年，在英國出版「雲南」（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一書，根據語言系統，把全省邊民分爲三大系九羣，其分類如下：

（一）蒙克語系（Mon-Khmer Family）

A. 苗僑羣——包括苗和僑兩類。



人 僑